

# 印度的亚太战略及其前景

杨晓萍 吴兆礼\*

**摘要：**印度的亚太战略处于定型过程中，它本质上是“东向”政策的延伸。印度亚太战略的形成具有深刻的经济、安全与战略驱动。在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印度的亚太战略具有“先易后难、迂回前进”的特点；在安全上，海洋的重要性因能源和地缘政治因素而上升；在战略上，美国在印度亚太战略中的权重最大，中国是印度要追赶和平衡的目标，日本是印度近中期联合的对象。印度被美国及其亚洲盟友赋予地缘政治平衡手的特性。在长期上，印美关系将趋向“友好”，“中美印”三边协作则是印度欲在亚太实现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

**关键词：**印度 亚太战略 东向政策 中国周边

冷战后，印度对亚洲的“重新发现和融入”是印度外交中具有分水岭性质的战略举措之一。一定程度上，这意味着印度开始了“即不能全盘否定尼赫鲁主义，也不能全盘肯定尼赫鲁主义”的外交历程。<sup>①</sup>2012年初，印度战略界发表《不结盟 2.0——印度 21 世纪的外交与战略对策》报告，亚洲成为其第一章节。

以 20 世纪 90 年代初印度“东向”的提出为起点，印度的亚洲进程已经从最初将东南亚作为战略接口的阶段，逐步发展为涵盖整个东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亚太地区的新阶段。过去三年中，印度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越南的军事安全关系得到强化，在经济上先后与韩国、日本签订全面经济伙伴协议；同时，印度还伺机介入南中国海问题，这些态势表明，印度的亚太战略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已初具雏形。

虽然印度至今尚未出台一项明确的亚太战略报告，但我们可以认为，印度亚太战略在本质上是其“东向”战略的延伸，具有强烈的经济、资源和战略驱动。虽然在实施初期，印度亚太战略具有政策模糊性和非连续性特点，但随着 2001 年美国对印度核制裁的取消，以及之后系列大国关系的回暖，印度亚太战略进入新阶段，并取得一定的实质进展。

---

\* 杨晓萍、吴兆礼，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① C. Raja Mohan, “India’s New Foreign Policy Strategy”, Draft paper presented at a Seminar in Beijing by China Reform Forum and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Beijing, May 26, 2006.

## 一 印度亚太战略的基点、路径与手段

印度官方文件中,《1995-1996 印度外交部年度报告》首次提到“东向战略”<sup>①</sup>,这成为印度亚太战略的基点。在“东向”政策实施的时间次序上,1991年,印度提出融入东南亚经济发展轨迹的“东向政策”;1993年,印度恢复与俄罗斯“特殊”的安全关系;1994年,拉奥总理访美,在外交上首次打破印总理先出访莫斯科、再访问华盛顿的惯例,显示印度加强与美国联系的决心;1996年,印度开始在南亚地区层面上贯彻“古杰拉尔主义”,实行亲善外交;2001年,印美关系在印度核试验后出现回暖,双方谋求建立“新型伙伴关系”;进入21世纪后,印度与美国不断构建具有天然盟友色彩的“全球伙伴关系”模式;印度与美国的亚洲盟国及其友好国家关系也大幅提升,其中既包括日本、澳大利亚这些地区强国,也包括韩国、越南、新加坡、印尼等国家。在这一外交调整的过程中,印度的亚太战略初见雏形。

就具体路径而言,印度的亚太战略开始于与东南亚加强政治、经济、安全关系的“东向”政策。在重建与俄罗斯的安全关系,与美国取得政治互谅的前提下,印度的自信心有所增强,开始在南亚实行“古杰拉尔”主义,以改善自身在南亚的形象和地位。综合而言,在关注东南亚、以及重点通过调整与美国、俄罗斯关系来整体改善外交环境的亚太战略的第一阶段,印度在经济领域获得的实际收益并不大,同时受其国家实力限制,印度国际地位和政治影响力的提升并不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冒险地采取了通过核试射来增加自身外交资源的作法。在短暂的外交黑洞期间(1998-2000年),印度通过次区域合作,探寻以新的方式来链接东方。随着2001年美印关系的改善,印度与东南亚核心国家(新加坡、泰国、印尼)、日本、韩国的政治关系相继改善,经贸关系和安全合作也大大加强。随着2010年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印度与日本、韩国的经济、战略关系大幅提升。2011年12月,“美日印三边对话”在华盛顿举行,标志着“在亚太地区 and 全球拥有共同价值观及利益的美日印之间一系列磋商的开始”。与此同时,印度在印度洋和南中国海也加强了战略存在。

在具体手段上,印度对不同国家在不同时间段采取了不同的政策:

第一、政治上,通过建立“伙伴国(对话国)”、高层互访及其他级别的代表团互访机制来恢复和加深政治关系,为双边经贸关系、投资和安全合作的展开奠定政治基础。在重启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中,印度通过加强与东盟国家的机制性联系,来一揽子回暖与东南亚国

---

<sup>①</sup> See Chak Mun, *India's Strategic Interests in Southeast Asia and Singapore* (New Delhi, MacMillan Publishers, 2009), p.2.

家的政治关系，这可以从印度总统、总理、外长及其高级商务代表团对这些国家进行访问的频率中得到体现。东盟的核心国家新加坡、印尼等也及时对印度的做法进行了积极反馈，表示支持“印度积极融入东南亚”，印度与东南亚国家的多边加双边的方式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取得很大成功。

印度也非常注意新东盟成员国如缅甸和越南的影响。印度对缅甸的影响力已大幅提升，双边关系呈良性发展态势。2008 年，印度与越南确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印外交部认为“富有活力的印越关系是印度‘东进政策’至关重要的支柱”。<sup>①</sup> 2010 年，印度天然气公司介入了中国越南关于南海问题的纠纷。

第二、经济上，从关注双边贸易转向注重 FTA 建设，其中 1997 年金融危机后启动的次区域合作是链接两者的阶段性手段。20 世纪 90 年代，受经济规律影响，印度“东向”中的贸易对象主要是老东盟国家，如新加坡、印尼和马来西亚。据印度方面数据，<sup>②</sup>虽然新加坡长期在出口上占据最大份额，但在整个 90 年代，新加坡的份额整体呈明显下降趋势。相反，印度对印尼和越南的出口一直呈上升趋势。

1997 年金融危机使印度的“东向政策”暂时受挫，加上印度的核试验遭到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的谴责和制裁，瓦杰帕伊执政下的印度开始探寻以新的方式来链接东方。在此阶段，印度开始重视各种次区域合作。印度重新定义了其东北部地区，将其看成印度东向的跳板。除此之外，印度还加入了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以及湄公河—恒河合作组织，旨在加强在交通、贸易、基础设施领域的互联互通工作。

次区域合作使印度积累了区域合作的经验，2000 年后，受中、日、韩与东盟确立的 10+1 和 10+3 合作模式的影响，印度加大了与东盟国家贸易自由化的力度，积极与亚洲国家签订多边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目前，印度与新加坡、韩国、日本签订了 CEPA，与东盟、泰国签订了 FTA，与马来西亚的谈判也已结束。这意味着在亚太，除了中、日和东盟三个中心外，还出现了以印度为中心的贸易结构安排，虽然至今印度的影响力还较弱。

第三、安全上，印度首先通过与俄罗斯安全防务关系的恢复获得了自信，并带动了美印政治关系的改善。在与美国双边关系不断提升的背景下，印度与美国亚洲盟国的军事安全关系获得提升。以 1993 年《印俄友好条约》为转折点，印俄关系迅速恢复。之后，印俄安全关系的恢复带动了美印政治关系的改善。2000 年，印美签订《印美关系：21 世纪展望》，标志着美国在核问题上对印度出现松动，这带来了美国亚洲盟国的连锁反应。2010 年，印度

---

① “Media Briefing by Official Spokesperson on EAM’s visit to Hanoi”, September 15, 2011, <http://www.meaindia.nic.in/mystart.php?id=290018274>. (上网时间: 2011 年 12 月 18 日)

② Centre for Mointoring Indian Economy, Foreign Trade, various issues.

和日本建立了防长、外长“2+2”对话机制；2011年，首次“美印日三边对话”在华盛顿进行；2011年度的印日首脑峰会上，两国领导人均重申了“要加强在海洋安全领域的合作，包括航道安全和航行自由”，这与美国对南海问题的主张类似。2011年，印度与韩国也“讨论了加强两国海军和海上警卫队相互交流与合作的可能性，为两国国防合作赋予新活力。”<sup>①</sup>

近年来，随着南海问题在外部势力的干预下逐渐升温，印度也伺机介入其中。2011年10月，越南与印度签署《越南石油天然气集团和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在油气领域加强合作的协定》等协定。2012年4月，印度外长克里希纳甚至表示，“印度认为南海是全世界的财产……必须免受任何国家的干涉”。<sup>②</sup>

第四、机制上，印度积极加入亚太地区的经济和安全机制，防止这些机制被中国主导，避免印度被排除于地区机制的建设之外。

2002年，印度在柬埔寨首次东盟峰会；2003年，印度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这成为印度“东向”战略中的里程碑，标志双方的合作进入全面深入发展时期；2005年印度成为东亚峰会（EAS）正式成员。2011年11月，美国和俄罗斯正式成为东亚峰会成员，使印度有了在地区机制中与美、俄开展密切合作的平台。在这次东亚峰会（EAS）上，印度表示将继续积极参与东盟主导的各种地区机制，努力提升双边战略伙伴关系水平，<sup>③</sup>印度-东盟首届名人小组还起草了《印度-东盟展望2020》报告草案。

## 二 印度亚太战略的主要目标与影响因素

印度亚太战略的形成和演变具有广泛的国际、国内背景，是一个在对自身战略环境进行判断的基础上不断做出调整的过程。就其战略目标而言，在印度实施“东向”政策伊始，搭上东盟经济发展的顺风车，缓解国内经济窘境是其重要的政策考量。随着东向政策的推进，以及印俄、印美关系的相继改善，印度亚太战略的目标具有了层次性，主要包括：

第一、在东南亚，短期内的直接目标是获取经济利益，包括贸易额的扩大和投资的增加；间接目标为，通过与东南亚国家安全、防务和战略关系的深化，特别是通过适时、适当、适度对海洋问题的参与，保持印度对中国施加压力的空间和灵活性；从长期来说，通过加强与东南亚国家各个层面的交往，试图恢复甚至加强印度在东南亚的软实力，提升印在该地区存在的合法性，避免这个地区被中国主导。Ashley J. Tellis曾将印度在东南亚的战略意图

---

① “Briefing by Secretary (East) on Hon'ble President's Engagements in Republic of Korea”, July 25, 2011, <http://www.meaindia.nic.in/mystart.php?id=290017871>. (上网时间：2011年12月31日)

② “South China Sea property of world: SM Krishna”, *Economic Times*, April 7, 2012.

③ “Statement by PM at the 9th ASEAN-India Summit”, November 19, 2011.

归纳为三点，“第一，与该地区重要的国家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第二，防止中国影响印度的海上利益；第三，防止中国军队在该地区的前沿部署和军事存在。”<sup>①</sup>中国因素在其中占据很大份额。

第二、在南亚，继续保持印度的结构性主导地位，减弱巴基斯坦在安全和战略上对印度的制约。在这个过程中，印度并不排斥曲线前进的路线。1991年实施东向的重大背景是，印度自身实力不足，自觉无力加强对巴基斯坦的比较优势，于是先跳出南亚，发展与东南亚的关系，并同时推进印俄、印美关系，待整体外交环境改善后，再返回南亚，推行亲善外交。虽然依据印度外交的“同心圆”理论，<sup>②</sup>南亚是印度战略敏感性最高的区域，但鉴于南亚自身的特性，如“高军事对抗，低人类发展指标；以及民族、资源冲突频发”等特点，印度没有将外交资源集中于南亚，而是通过向外扩展来获取实力的增加，从而达到提升在南亚主导地位的效果。这反映了印度对自身战略环境的认识，也反映了印度外交中的务实特点；

第三、在亚太的大国政治结构中，通过发展美国的发展“全球伙伴关系”，获取全球和地区的双重收益；与俄罗斯、越南的军事关系主要是激活传统友谊的内在能量；与日本、韩国军事防务关系的提升则与美国在亚洲的再平衡密切相关。

在最新的《不结盟2.0战略报告》中，印度对战略环境的评估是，“在全球层面，甚至在亚洲，美国仍是唯一超级大国，对美国GDP的臆想并没有稀释美国的相对主导地位。”印度努力在全球层面获取美国对印度大国地位诉求的支持，包括核问题和联合国问题等；在地区层面，通过发展与美关系减轻中国、巴基斯坦以及中巴友好对印度的影响。对亚太地区未来的权力结构，印度的研判是，“美国是第一层，仍是主导性领导力量；印度将与中国同时上升，成为第二层；日本将大幅衰落；俄罗斯将缓慢衰落；韩国、印尼等中等国家重要性会相对提升。”<sup>③</sup>

不过，印度亚太战略的统领性目标只有一个，即“发展自己，实现在亚洲与中国平起平坐。”印度的国家发展具有强烈的中国参照系，《不结盟2.0》报告认为：

“印度处理与外部关系的最基本准则是要确保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最好的环境……印度必须融入亚洲，而中国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印度须依据变化的地区和国际环境谨慎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地区层面主要是西藏问题，全球层面则是中国对于印度可能加入其它联盟

---

① Ashley J. Tellis, “China and India in Asia”, in Francine R. Frankel and Harry Harding eds, *India-China Relationship: What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to Know*,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② 即第一个是印度的近邻(immediate neighborhood)；第二个是包括亚洲、印度洋沿岸国家在内的所谓的大周边(extended neighborhood)；第三个则是全球范围(entire global stage)，见 C. Raja Mohan, “India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6.

③ 参见 Nonalignment 2.0: A Foreign and Strategic Policy for Ind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12, p.15.

的担忧……鉴于贸易上与中国的逆差，印度不应高估自身与中国谈判的能力，对中国的政策应努力在竞争与合作间谋求一种平衡。”<sup>①</sup>

在这种目标的指导下，我们可以从印度执行的政策中逆向反推出印度对这些因素的考虑。大致看来，这些因素包括：

首先，国际格局变化及印度对自身战略环境的认知，是印度制定亚太战略的重要基础之一。

苏联解体是影响印度对自身战略环境认知重要的结构性指标：一方面苏联解体使印度失去重要战略依托，印度需要尽快摆脱“外交孤立”、“被锁困在南亚次大陆”的窘境；另一方面，冷战的结束也扫除了印度改善与美国关系的政治障碍。至于印度为何选择东南亚作为东向的第一步，我们至少可以从地缘、历史、文化、特别是经济发展模式等方面找到原因。<sup>②</sup>

然而，上世纪 90 年代印度融入东南亚的举措实际效果有限，印度经济实力的提升也不明显。核试验充实了印度“如地区大国一样行事的实力和资源”，但其并不具有国际合法性，遭到国际社会的制裁。在此背景下，印度开始重新认知美国的作用。2001 年美国解除了对印度的核制裁，2005 年美印“全球伙伴关系”建立。之后，印度更多考虑如何将外交资源转为行为能力。这大致包括：特定区域（印度洋、南中国海）的军事存在；多渠道多层次政治、安全网络的构建；地区机制的参与；经济实力的提升以及文化影响力的辐射。

对特定区域和辐射范围的界定在 2004 年印度外交的“大周边”概念中得到印证，这一概念认为印度的周边应涵盖“从苏伊士运河到南中国海，包括西亚、海湾地区、中亚、东南亚，东北亚、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sup>③</sup>这与过去印度仅仅将南亚视为“直接周边”有着重要的分野。这种不断扩大的外交范围理念，以及对亚洲、太平洋区域重视程度的不断提升，与国际政治力量结构变化的现实相符。整体来看，亚太地区在印度对外战略天平上的分量，经历了一个“从重到轻，再从轻到重”的“U”型发展过程。

其次，印度对美国实力的判断及对美印关系的定位，既圈定了印度对亚太地区权力结构及国家间实力消长的判断，也决定印度对借重、联合对象的选择。

从 1994 年始，在印度外交议程上，美国的权重超过俄罗斯，并在 2012 年继续沿用了“美国是亚太惟一的领导性国家”的判断。2000 年美印核问题协议的达成，既显示美国对印度潜力的重视，也带来印度与美国的亚洲盟友（如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关系的整体

---

① Nonalignment 2.0: A Foreign and Strategic Policy for Ind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012, p.10.

② 参见周小兵：《东南亚在印度东向战略调整中的地位变化》，毛悦：《大国梦与印度的东向战略》，载李向阳主编：《亚太地区发展报告 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第 16 页，第 40 页。

③ Yaswant Sinha, “12th SAARC Summit and Beyond”, Seventh Dinesh Singh Memorial Lecture, New Delhi, Sapru House, February 3, 2004,

改善，双边的合作重点也主要从经济领域转向战略和安全领域。如印度前外长亚施旺特·辛哈2003年在哈佛大学所作演讲所说，“东向政策第一阶段的关注点主要在贸易和投资，在新的阶段，我们拓展了‘东向’的范围，将其范围界定为从澳大利亚到东亚，新阶段的关注点也从贸易本身扩展到更广的经济和安全领域，包括联合保护航道安全和协作反恐。”<sup>①</sup>

美国在亚太的战略再平衡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印度在美外交棋盘中的分量，印度“软性平衡”的特性加大。2011年9月，希拉里·克林顿将亚太界定为“从印度次大陆到美国西海岸”的广阔区域；2012年6月，美防长帕内塔在第11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了《美国对亚太的再平衡》演讲，认为在防范与制衡中国上，印度与美国具有共同利益；《2012年国防战略评估报告》明确提出，“印度能够促进亚太地区的长期和平与安全，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需要与印度建立长远的伙伴关系，使印度成为亚洲经济的支柱与安全提供者”。从认可印度的“亚太属性”到希望印度在亚太地区秩序塑造中发挥独特作用，可以看出印度在美国战略棋盘上的重要性在上升。

再次，印度自身实力发展状况及与中国竞争的不同表现形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印度亚太战略的方向和主要着力点，即牵制谁、打压谁的问题。

近年来，中国经济实力上升以及军事现代化举措，加重了印度对中国的恐惧与防范，成为印度亚太战略的深层驱动因素。在中印崛起的过程中，对能源、资源的需求注定了竞争性的存在，同时地理上的临近及1962年战争更加剧了印度对中国在南亚上升的影响力以及中国在印度洋地区军事存在的担忧，“新德里认为北京正在削弱印度在此区域的影响力”。<sup>②</sup>当前，印度将印巴对抗背景下中国与巴基斯坦形成“全天候”伙伴关系诠释为中国借巴基斯坦对抗印度；将中国在西南省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尤其中国在中印边境地区修建公路、铁路和机场等行为，解读为加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边境作战支持能力；将中国在南亚国家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解释为针对印度的战略谋划，认为中国参与在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孟加拉国的吉大港以及缅甸的实兑等港口的建设以包围印度、限制印度的影响力为目标，即中国实施所谓的“珍珠链战略”。印度多数战略家认为，“印度战略环境的压倒性特点是除了国内不稳定外，可能还不得不准备陆地、海洋“两线”作战”。<sup>③</sup>印度的反制措

---

① “Resurgent India in Asia”, Text of the speech by External Affairs Minister Yashwant Sinha’s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29, 2003, available at <http://www.mea.gov.in/staticfile/meapublication/section1.pdf>, p.123. (访问日期：2012年8月28日)

② Arun Sahgal, “China’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Responses from India”, in Ashley J. Tellis and Travis Tanner eds. *Strategic Asia 2012-13: China’s Military Challenge*,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 Research, Seattle, 2012, p. 269.

③ Gurmeet Kanwal, “India’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Plans and Strategic Underpinnings”, NBR research paper, Sep 24,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nbr.org/research/activity.aspx?id=275>.

施之一就是通过与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联合军事演习，促进自身军事现代化进程。在未来，如何在不突破“既接触又防范”框架的情况下，维持双边关系在可控的“合作与竞争”的良性发展轨道，是印度亚太战略实践层面的难点之一。

### 三 印度亚太战略的实施效果及对中国的影响

印度亚太战略具有强烈的经济动因，同时在政治上实现了超越南亚次大陆向外扩展战略空间，安全上实现了与多个国家的军事合作。在政策实施初期，受制于印度国内比较有限的外交资源，印度与东南亚的经贸关系进展并不大，“东向”政策的断续性特点很强。2000年后，印度亚太战略取得一定的实质进展。

在 FDI 上，新加坡是印度亚太战略中重要的支柱性力量，但从 1991 年至今，无论是贸易上还是 FDI 上，新加坡对印度的重要性都呈下降趋势；东盟核心国家对印度经济转型的贡献主要在上世纪 90 年代，目前其重要性正逐渐下降；相反，印度经济发展的未来区域动力在中、日、韩三国。这可能由于在产业链的转移上，“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已经在产业链上完成了超越东南亚，直接链接至日本之后的进程。”<sup>①</sup> 而对美国和俄罗斯而言，其对印度的 FDI 均呈下降趋势，这至少说明美国、俄罗斯对印度的主要诉求不在经济领域。

在安全领域，印度以海洋合作为基本平台，从最开始的军事交流逐步扩大到全面防务合作，军事互访不断增多，联合军事演习次数逐年增多，规模也不断扩大。印度通过强化与越南、日本的安全关系，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其对东亚事务的影响力和活动空间。印度正在成为亚太地区一个影响力渐增的行动者。

印度积极参与和融入亚太，对该地区的权力结构产生了一定影响。其中，美国的重要性被印度高度重视，印美关系从长期上存在提升的动力和空间；印日关系将由于两国“地区平衡”的考虑在中短期得到深化；中国将面临更加复杂的网络状的战略环境，印、美、日以及东盟国家在安全上的协作有提升之势。

中国是印度亚太战略要追赶和平衡的目标，但同时印度对自身实力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在《不结盟 2.0：21 世纪印度的外交和战略政策》报告中，印度指出，“印度不应高估自身与中国谈判的能力”，<sup>②</sup>同时，印度认为，对中国加以限制和平衡符合印度利益。如印度认为，“当前，印度在海洋能力上略占优势，但中国正在迎头赶上。对印度来说，将中国的海军力

① 周小兵：《东亚与南亚间经济关系及其趋势》，《南亚研究》，2011 年第 2 期。

② Nonalignment 2.0: A Foreign and Strategic Policy for Ind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012, p.10.



量限制在黄海、台湾海峡、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第一岛链符合印度利益。美国在亚太强化的海军力量部署、日本更强硬的外交态度和增强的海军投射能力、以及其他关键海洋国家印尼、澳大利亚和越南海军实力的加强，将有助于延缓中国海军力量投射至印度洋的进程。”<sup>①</sup>就中印关系而言，虽然印度在某些方面配合了美国在亚洲的系列措施，并与阿富汗、越南、日本等国形成一定联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印度在可预见的未来会与中国走向实质性对抗。从总体上看，印度最多不过是利用某些国家对中国强大后实力展示的疑虑，来竭力拓展自身的战略空间，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对中国而言，虽然现实上印度的“东向”并未对中国在东亚的利益构成重大损害，印日关系的发展短期也无法对中国形成威胁，但“印美日”三边协作是美国在亚洲平衡的新动向，美国的盟友（半盟友）体系越来越网络化，中国面临的安全环境更加复杂，进行拆解的难度增加。

对于印度亚太战略的前景，我们可以预计：

第一，本质上，虽然印度的“东向”（东进）政策并未能实质性影响中国与东亚国家的经济与战略关系，但印度可能与东亚国家通过地区机制等渠道对中国进行“软制衡”；中国与东盟关系可能需要新思路，传统的“以经济促安全”的思路难以继续奏效。

第二，印美关系将长期上趋向“战略友好”，印日走近在近中期无法逆转，因为这是亚洲权力转移进程中，印日双方的合理反应。2011年10月-2012年6月期间日本对印度FDI的激增除了反映日本对印度未来的信心外，可能预示着日本在东地震之后，某些产业开始向印度实行转移，并以此来支持印度经济的持续增长。

第三，印美日三边协作是美国在亚洲再平衡的较新手段，即在盟友体系之外通过其他形式融入“半盟友”或“准盟友”，且主要集中于安全和战略领域。对印度而言，由于其认为日本“长期上将面临大幅的衰落”，因而“中美印”三边协作才是印度期待的实现其与中国平起平坐的互动模式。这将造成“印美日”三边协作在短期内强劲，而从长期来说缺乏后劲。

第四，印度将从中长期上重视与中等国家如韩国、越南、印尼、澳大利亚的安全协作，特别是在海洋领域上。必须认识到，印度亚太战略的直接目标是中国，即在经济上、军事上和国际影响力上均能与中国平起平坐。而延缓中国战略延展的进程在客观上能起到加快印度赶超中国速度的效果，将中国“限制在黄海、台湾海峡、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这第一岛链是符合印度利益的”。对此，中国应思考相应的反制措施。

---

<sup>①</sup> Ibid.p.13